

16

T 9100/2822



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CHICAGO, ILL. 60637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DEC 17 1935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DEC 17 1935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四

鴻猷錄卷八

高岱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

者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為誅姦惡

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

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

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

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巴錄彙編卷之七十四

鄒元弼刊

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
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
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斂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
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
擊之敵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
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令具所部將士功
以聞又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
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
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

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
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力而傷乃棄不
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
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
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
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
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
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
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
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

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死二月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成祖曰

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奈何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不勝憤怒開門以

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砲舉伏發成祖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成祖謂諸將曰敵殺我後當備之乃畱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龔英

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卽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來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龔英連舉砲敵卽斂退銘遂得渡河與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謀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班師俟後舉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

肯委之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寘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之敵衆以爲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還走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成祖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成祖相距十步許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危所繫與卿等同之也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成祖遂以師向臨

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成祖令陳文爲橋渡師南師至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于是南師

軍橋南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當明日敵遁去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爲營塹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成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進耳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河成

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謀報南師糧運將至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爲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成祖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敵

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塹皆滿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

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北平五月師至泗州
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羅權
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
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
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
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
陣以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
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
福等突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
騎其下腋之登舟單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

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
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
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
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途可渡江
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
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
下曠日持久援兵四集方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
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旣得
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
常州遂舉蘓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

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于此時索取
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然後謁 孝陵朝 天
子敷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拔諸王
于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還守舊藩足矣諸
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
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王
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
禮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衆出禮于獄遂開門降王
禮縛王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
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

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
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
脩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
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自縊歿高郵守
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
多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已詔
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
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
當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
敗未可知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

割地事郡王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王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類見戕害人之忍心有如

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

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王亦泣

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王言周王召

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王徐

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

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

姦臣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

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

緩我俟遠方兵耳我豈為所欺哉郡王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

意幸不終為姦臣所惑耳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

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王還具言之

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柰何孝孺曰長江可

當百萬兵江北旌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

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于瓜洲朝廷大臣多

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

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

已錄其編卷之四

得已爲救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因獸猶闔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軍民皆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軍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內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來降成祖駐師龍潭望鍾山愴然下淚曰予往渡江卽得入見吾親比爲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據徘徊殿庭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幾死

有者何一

以忠景
隆如
策

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擬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成者相枕籍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脩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都督王佐

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成祖曰公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比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月不敢欺也景隆等歸具陳

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師言
罪人已竄逐于外侯執至來獻景隆等趨起建文君
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俱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
當否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
洞見矣諸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
臣耳不知其他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
黃子澄等皆假竄逐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
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
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已

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卽開
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
城民按堵秋毫無犯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
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
惶懼既知爲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
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
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
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
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

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
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
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
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
被彩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
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
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
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歿火中
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
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翼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
傅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脩解縉金幼孜等皆相
約歿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縊歿他皆渝盟戶部
尚書張統自經歿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
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
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
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
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持
亡國斬衰服哭學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
成王而來今成王歿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旣以周公
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歿有成王之子在成祖詰問

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
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
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
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遣使詔告
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爲次第固
自不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
不可強而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
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
元君如摧枯拉朽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
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敗爲向背耳若復攻
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後徐議根本之
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吭之兵也
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畜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
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
乃建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
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
得其柄今帷幄之筭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

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闔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而其爲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景隆爲文武全才致僨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循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旣出走衆謂焚灰 成祖

命有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羣臣請

成祖卽大位 成祖曰予始邁于難不得已以兵救

桐誓除姦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

予心自絕于天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

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羣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

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

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况殿下 太

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孤天下望成祖不許丁郊諸將上表勸進成祖曰吾與爾等初舉義齒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戊辰諸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成祖猶不允曰昔元祚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皇老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震情不知所措

羣臣咸謂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乾諸王次第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徬徨惴懼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艱辛有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齒清姦惡匡少主吾之本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夫天位至重吾豈虛爲謙讓誠念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予雖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殿下德爲聖人位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

有所依不宜狗匹夫之謙以孤天下之望 成祖猶
固辭已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駕出將入城
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謁 孝陵
邪 成祖大感悟遂謁 孝陵畢歔歔感愴悲不能
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
遂擁 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眾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王群臣既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
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眾志諸王群臣各宜
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 皇帝位諸王文武
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

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復周王橐齊王榑各封爵
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
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
興張得李諒蓋諒等制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護
衛爲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
徐增壽爲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
居中效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閉之內及 上至
金川門建文君將焚宮左右梓增壽至殺之 上特
加悼故追封後復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
孫世襲陞爲福朱能鄭亨徐忠張輔陳圭孟蓋李彬

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
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淵等官爵甲戌
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泰黃子澄至并執方孝
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指斥語 上曰
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
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爲一族誅之按誅齊泰黃子
澄練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孝侍郎郭任卓敬尚書鈇
鉉陳迪果昭等俱磔戮于市 夷其族連坐處者數千
人獨孝孺所連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脩撰王
叔英御史會鳳按察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

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
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怒然以勲戚故
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爲建文君帥
兵守淮盡心乃事及 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釋兵
入覲殷猶擁兵淮上 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回
始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
無功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
遷其主于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爲孝康皇帝陞祀太
廟至是以禮官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

儀七月朔郊祀天地預告祭 太祖配享釋前師中
 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黃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
 其伍民兵悉放為民僉都御史景清覘知建文君出
 亡志奮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清恒藏利劍衣
 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帝座甚急
 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躍前
 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藏利劍清知謀不遂
 奮躍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
 前噴及御衣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
 骨肉 上夜夢見被清伏劍逐逼晨過繫厥所忽索

自斷清厥前二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
 族掘焚其先墓所連及甚眾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
 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
 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朕多有而用
 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難諸功臣
 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
 食祿二千二百石張玉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
 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
 並歲食祿一千五百石陳圭奉寧侯孟善保定侯郭

亮城安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
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
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
應城伯趙彞忻城伯陳旭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寧
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侯王通武義伯王
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並
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劉才茹璫王
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陞賞
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
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
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
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
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
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 上嘗巡幸北京
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 上出
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癸
巳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
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
論曰我 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
者建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彌文 太

祖百戰以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反側未安豈宜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非 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
靖華夷則不有外變必有內釁已故迄今二百年海
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 成祖戡
定之畧並垂于不朽云至削奪宗藩一事非盡出建
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爲迨釁孽旣成形
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有言殺運
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 成祖謂陳瑛
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宥而用
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
皆盡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
文變亂成法耳觀 成祖此言豈深有藏怒宿怨于
心哉使當時諸臣工有能將順救正其間則方孝孺
輩或不至受禍若是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
而顧有獻諛譖如陳瑛輩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犁虜庭

已丑永樂七年 上旣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
失俚倔疆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洪國公丘福
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
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

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 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
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
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胸河遇虜游兵擊敗
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
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
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
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
信宜且駐師俟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
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爲鄉導率衆
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
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
故示弱紿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陛辭時聖諭諄切
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
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何虜衆大至圍之福
兵衆寡不敵爲虜騎所蹂躪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
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爲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事
聞 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
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
拂衆諭不俟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
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

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爲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
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
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
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部尙書夏原吉議北征糧
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
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
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
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
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上然
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

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轉
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
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
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
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
北夜南望北斗師次闊灤海其水週迴千餘里五月
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
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
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

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成者遂收兵還營師次
 橋胡山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鑪天山為
 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鏢六
 師用熾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
 令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士糧炒多者許
 借貸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
 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
 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又素食非
 之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其味故寧已之七
 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

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
 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畜矣上
 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殺
 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
 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
 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
 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
 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

爲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
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秃孛羅等帥衆
送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
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
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
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俟冬襲阿魯台
十二月 上勅邊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

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
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上
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
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
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
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
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卽令衛士
馳召原吉還未至先藉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
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爲重稍俟經理有緒

卽行成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等儉邪誣罔上信之戮方賓厥又欲殺原吉楊榮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非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兼車運驢運分遣官各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濶灤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爲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孳畜西奔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

謀報阿魯台將復寇邊 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
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
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
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瓦
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無
所屬今聞大軍至卽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
兒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
台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遇韃靼王
子也先土干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 上喜曰遠人
不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
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
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
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願爲前鋒自効
上乃諭群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爲先鋒五月過應昌次
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
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
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

遇且糧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
庚寅師至榆木川 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
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括軍中錫為押以歛遣楊
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
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
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
敵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
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

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并清
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
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
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瓦剌之強
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
師又得以奏濶灤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
中惟俺荅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
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
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

紀錄彙編卷七十五
無得其要領者耶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五

鴻猷錄卷九

高岱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
樂初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
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嗣絕奩陳氏甥求
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
由雲南走愬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
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昂等

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劫天平格殺之崑亦從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尙書劉惟弼黃福叅贊軍務上幸

龍江親誓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朱能卒龍州事聞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前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會時賊恃宣兆富良諸江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

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椿
取船艦列椿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送舟楫賊東西
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巳亥晟等以
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
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至洮江
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
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
籬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
輩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
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四鼓都督黃中等衝
枚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
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
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以畫獅蒙
馬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悚多中銳箭傷遂退走賊衆
潰亂殺賊師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歿者不
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
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
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州師進逼膠水
賊復遁入黃江悶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
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

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邃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竒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滄弟黎季貍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伍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爲郡縣中如國制詔候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

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
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
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
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
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
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
爵給賞賚有差明年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
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趾復叛
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
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

張輔帥師往交趾會晟等討平之後交趾屢叛連年
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逆命累討之不
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
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
二十餘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
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趾通見
升敗歿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
乃棄交趾引還至京師宥歿爵黎利復圍諒江府
知府劉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歿
之於是交趾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

三世孫陳暠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
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
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
楊士竒士竒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
不得乃郡縣其地况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趾極矣
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
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
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
言吾亦聞之乃出暠表示郡臣論罷兵意遣工部侍
郎羅汝敬等齎詔册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安南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
耳不虞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
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
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捨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
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闢交趾誤甚矣 宣宗
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
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
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 太祖
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員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
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
土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雷翠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仍授雷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
部居水西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
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雷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
歿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
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
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爲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
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
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
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
夷令不敢爲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
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
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
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
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烏
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雷翠後也至永樂

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昂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昂罪狀上曰思南舊歸僞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和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昂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昂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

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昂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

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 方疑卿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

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
貴故自巴蜀道邛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
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吾

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 成祖復

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
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
無徵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暨帥府廳事猶
所建立其甃甍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

不失爲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

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笑真
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
敗事者視此爲何如也大抵夷性嗾怨而戀主負悍
而喜殺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孚簡靜不
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其先世
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
其姓也

征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諳頗材武自負
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
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劒鋒折不可用高煦
適轉鬪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
事成當以汝為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 孝陵東
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
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
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 宣宗也

仁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
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上

及 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

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 上

往欲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上

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自安 上時令人伺

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吉黃淮楊士奇

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遠僻改封青

州又辭及從 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爲多不法
上黜其長史等官竄交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
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內外居民支解人投
之江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
不敢制 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
楊士竒對曰漢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 朝廷
將徙都北京自欲晉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
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復庶得其私造兵器陰養
妖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
衣冠繫西華門 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爲將

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北
京甚近如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
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卽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
宣宗時監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卽位八月
高煦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爲僞
都督樂安州知州朱恒等爲僞兵部尚書等官移檄
遠近以討輔臣夏原吉等爲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
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縛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
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爲兵端耳方與外等議之計將

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問原吉原
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
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
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
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卽告 廟率諸軍啓行以
陽武侯薛祿爲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
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
至城下有登城詈 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
煦械繫歸京師賜死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

葉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蹇義夏原吉三人皆請從
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狀而六師奄
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士奇不可
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爲辭榮
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
趙王連謀卽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祖皇帝三子二
人皆 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
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
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

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
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欲行 皇太后必
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竒言召謂之曰使我
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喋喋或請
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
駙馬都尉袁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
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
何成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
難師起李景隆盛庸以百萬之衆而屢衄者豈其勢
之不敵哉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
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
建文君所能辦邪雖然天所興廢人將謂之何也至
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竒之見而 宣
宗之從諫不爽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諭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
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不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論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
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
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
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
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
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暮春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

軍定西伯蔣貴克總兵官率京戎湖廣廣西川貴兵
 共一十二萬徃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
 參謀陞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
 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
 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
 兵專備西北不報益振王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
 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
 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
 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
 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灰者十
 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徃征
 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購思
 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
 以緬甸宣尉子銀起奔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
 驥為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灰
 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
 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
 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
 孟養地為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
 為總兵官張軌田禮為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

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宜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歿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邦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奔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首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止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鉄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

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辨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晟爲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爲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已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癬之庖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爲之不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賈至皆依之漸恣橫頗指殺人尋爲雙冢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

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王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茂七遂與合拒官軍皆沒馬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咲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賚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面甲役遂據沙縣勢亦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遠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

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
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
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
留中流矢歿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
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搜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
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
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
並熾而我輩逗留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
所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
戰敗榮禮皆歿馬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
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
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
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
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
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
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
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
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
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

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
讐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
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
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
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
之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
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苗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
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
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
戰歿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
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
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
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
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歿乃斬
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
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
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
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
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
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

滯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
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
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
賞其誘賊功也餘侯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
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
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
龔遂容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
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
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
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
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
八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
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旣不能
慎萌孽而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旣
逞况閩地遠自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
馳驅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
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率
用中官爲監軍聞多作威福攘將士功于戎務何賴
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已巳二月中龔使更數

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
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六

鴻猷錄卷十

高岱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卞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
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
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塲無所得還
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
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
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

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潘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

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三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盡掠取器伏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兵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後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促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人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孀二萬餘人既上賊首陶得二等思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據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王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
討之未爲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
難至陳榮成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
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
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爲賣寇屢叛
而不以爲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爲辱國體
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鄧寇更數月不平
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
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固守爲幸絕一出戰即
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密當如是乎嗚呼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哉

已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
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
爲國朝太平之極盛昔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
吾家事必賴焉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
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太
后名上至張輔楊士奇等皆侍宮人佩刀左右從
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入責之曰汝侍皇
帝多不法罪當死上及輔等懇救得免仍命宮人

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問內閣令
列所議決事自上以防欺僞故 上雖寵任振終
太后之世無失政焉 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
望塵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
也先虜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
名瓦剌其嗣主沙漠在 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
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
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卽脫懽子阿魯台脫懽次也
先併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雷力王普花忌之異處
不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
遣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
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
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
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
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
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邨 王監國遂以十七日
駕行時事出倉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
司連䟽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
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

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
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群下籍籍多謂行不利
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
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
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
開兵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
雷雨大作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
可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
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
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
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
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
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
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勢
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
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歿屍蔽塞川野諸宦豎
宿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
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
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弟賽刊王察其言異馳
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

系金... 卷七...
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十六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

詣虜請還

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

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立 皇子諱爲 皇太子詔告天下

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

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

卽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

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指

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

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摔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

傍勸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摔順頭衆爭毆之或

就脫順鞞捶擊躑躅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
 二人英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
 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
 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毆殺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啓
 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處勿論衆
 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翼王入
 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
 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
 得清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
 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
 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 駕歿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閉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
 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衮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第大通漢王 上曰
 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
 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不應二
 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猶見莊九

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先七日 獻馬出獵文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卽皇帝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卽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

○ 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

王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侯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多謙恐爲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

其壩上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

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

徐謙知 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人砲下

以萬計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

邑遂北還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

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

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

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勇

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脩葺關隘人心大

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

入皆寧為嚮導多反覆 上皇知之遣之南別為書

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

遣使至譎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眾議遣使

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

皇猶在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

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谷銘侍

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泣 上皇問 太后 皇

上 皇后俱無恙又問之三大臣 上皇曰曾將有

衣物否李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

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齒大事虜言欲歸我卿歸
報 朝廷善齒之倘得歸願爲黔首守 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
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
曰此固朕之不明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
今日皆歸罪于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
言南朝我之世讐今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
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
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留 上皇徒抱空憂
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
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
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
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
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
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
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鉄製錐楸遍瘞山嶺但騎過無不中蕩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成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僞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皆厚賞食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姦盜他所過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

多自尅欺隱非 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小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獻受之，乃去。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

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間隙，殺恩禮，歲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錄鐵烟其門鎖云。論曰：振一宦者。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英宗復辟，雖

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景帝則兄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群議耳。雖然。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戕。悲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爲 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之。 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錮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 景皇帝監國時。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卽位。遂廢 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 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 太后請召立襄王。

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
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候石
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
也盍畵之徐元玉元玉卽徐有真初名瑄字元玉以
已巳議南遷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真亨等遂以
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
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
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
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十
六日旣暮復會有真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
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
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奈何有貞曰宜乘
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軌
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
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亨
軌等往會曹吉祥王驥得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
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真
旣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
取鑰投水竇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爲時

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衆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衆挽鼻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置在殿前

爪擊有貞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衆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真等號于衆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知爲太上皇曰兄爲之善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頗食粥無恙上逮于諫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叅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石亨封忠國公張軌封太平侯張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啜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辯謙不語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藉其家家人皆謫戍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援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

皇太后詰諭廢

景帝仍爲郕王居西內越數日

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

景帝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

上

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

皆賜歿以狗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

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貨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

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

皇太子械徐正

至京師鬻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

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

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論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于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于亦過矣。景帝不起。當請于英宗。英宗臨御可也。或僂勤而命憲宗即位。已仍稱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議者。何嗷嗷為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王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知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成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英宗復辟後。勵精圖治。大非正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亦念其迎復功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英宗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

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于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
奉英宗駕來薄城謙林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之虜成礮下萬計虜知京
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

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
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白紫荆關遁出虜退亨

進封武清侯 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
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群臣累請立

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

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軫等以南城之謀叩太
常卿許彬彬辭便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事

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
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

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為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
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上問為誰亨曰此臣腹心

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
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

不善即排詆黜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
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

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已，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又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其未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太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移，惟獨斷可以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先泄，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陛下畜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大悟寢跡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闔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

已錄黃編卷二十一
三

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上稍踈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督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大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事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其地朝廷覺其詐廉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上猶

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
彗星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
逮治之獄未上亨處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
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

乃不許至以臺諫言遂廉得其姦詐而逆謀以著此
豈非天哉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
大同爲利害所關而慎之哉雖然卽反無能爲也

英宗復辟後寵賈亦誠爲適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
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至矣從亨反邪夫以一跋扈
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遽欲遏天下勤王之師而
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而亨不從彼亦
自知其力有未辨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消大變于
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 英宗之明斷豈
可誣哉雖然納約自牖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
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七

鴻猷錄十一

高岱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為爪牙腹心英宗復辟時迎

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與石亨

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贖貨 無厭上初念其功
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
稍厭薄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
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當貪天功為己力耳當時
亦有要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
謀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羣小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
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
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羣小不過為其身富貴啣耳
豈實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會石亨敗 上

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
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
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陛辭出師欽等
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大
內廢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為 帝事頗泄恭順
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
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
期欽及弟鉉鏘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
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遂杲
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

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
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
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李賢
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
逢梟譖毀返欲相害因擲梟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
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
卽請命欽曰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
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爲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
選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
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鏜
領兵至圍之賢翱得脫走是日大雨鏜督兵轉戰至
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爲欽
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鏞于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
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
縋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
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
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鬻于市籍
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
諡莊愍論功封孫鏜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
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克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啗而不大聲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奸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兩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疊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研截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前車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隩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厓極險阨者亦十數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週遭蓋六
百里其中多冥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候
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
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
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
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
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
策以招撫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
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
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擢雍爲
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
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
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闡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旣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旣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畱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畱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翦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

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為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視賊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端等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璣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竝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胞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

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彞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音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遺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為吏目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論曰嶺南諸蠻有徭獠伶獠而徭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服食詭穢巖壑林菁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羣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

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爲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爲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艸薙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辨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寇

固原土達蒲四降虜把丹孫也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

屬散處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蒲四以貲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蒲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爲之泰亦列張把腰事于介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等斂諸土達賄利爲餽蒲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蒲四等爲亂蒲四姪蒲

壽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燮檄移文平涼衛捕蒲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壽索之壽素慙不知蒲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十餘人往捕蒲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俟壽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劫壽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罅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

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蒲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叅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卽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于介等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卽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欸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常乏器械執木梃闔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 朝廷逮陳介任壽吳琮劉

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叅將太監劉
祥爲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
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
撫陝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
原是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
旦于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
衆知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
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画者畧其山谷
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

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
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
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王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
夏正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
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
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
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
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
迎敵佯敗去斂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
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

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
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
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
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
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
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曷之乃以捷報言毛忠
登山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
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
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
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在益
師永卽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
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飾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
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
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
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
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
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
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
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

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
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
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
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
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
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
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
攻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
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
升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

甲冑馳逸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
叱賊使斂衆入蒲四等訴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故
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馬指揮等 朝廷已械
赴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蒲壽曰
爾被劫入城非反者壽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壽歸
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
有李祺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
機勦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
遂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
兵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

賊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悍蒲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蒲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誘蒲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

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蒲四也旣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旣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戰賊人大敗兵士擒蒲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蒲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

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卽捕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蒲四姪蒲能最驍捷逸去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給軍士惟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走據慧筓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蒲四馬驥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卽營中斬之明年正月慧筓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蒲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邇塞下吳鮪北泳越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旨哉今降胡多處畿輔之地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蒲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幸其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而迄今晏然何哉五胡之釁往轍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蒲寇事重有感也

開設鄖陽

鄖在古為靡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開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艸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旣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後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偽署

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尙書白圭督
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
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
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
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
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
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
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

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
譖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千斤
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
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
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鬚子復煽衆
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
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
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
遠旣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
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

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
餘級李鬍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
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
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
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
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
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
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
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
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

事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
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卽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
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
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
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于是大
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
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十餘戶其願留
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
之令自懇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
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

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
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卽
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
土着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
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
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
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
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
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間之無不
流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
陽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
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
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
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
使不就食乎曠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棄
鄧恠不耕之土其于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
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盪定者一時之功而原
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蒙已成之業不能平

定安集而至有萌覺孽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
云



